

H15/25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辞 格 辨 异

郑远汉



20871639

湖 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871639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辞 格 辨 异

郑 远 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101,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700

统一书号：7106·1638 定价：0.47元

编辑说明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是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教学辅助读物，也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参考。丛书包括现代汉语的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普及现代汉语知识。

丛书由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负责组稿工作。语音部分由语音编辑组负责编审；绪论、文字、词汇部分由文字词汇编辑组负责编审；语法、修辞部分由语法修辞编辑组负责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

编辑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强求观点完全一致，因此，丛书与《现代汉语》教材难免有不同的地方，请读者注意。

我们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给我们大力支持，多提宝贵意见，使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编审人员

主	编	辛安亭	黄伯荣		
语	音	徐世荣	鲁允中	温颖	
文	字	邢福义	陈恩泉	袁筱眉	邱久钦
语	法	文以战	谢晓安	张文涛	刘伶
		班兴彩			

目 录

一、前言	1
——关于“辞格”和辞格论	
(一)什么是“辞格”	1
(二)辞格的研究	4
(三)辨异的目的和原则	9
二、辨异之一	12
——辞格与非辞格辨异	
(一)“象”字句	12
(二)“变成”句	16
(三)关于“兴”	20
(四)关于“象征”	25
(五)“省略”和“倒装”(附“感叹”)	29
(六)“幽默”和“讽刺”	36
(七)关于“对比”	38
三、辨异之二	43
——邻近辞格辨异	
(一)比喻与比拟	43
(二)借喻与借代	50
(三)夸张与比喻、比拟	55
(四)移就与拟人、拈连	62
(五)婉转与折绕(附“双关”)	68

四、辨异之三74

——邻近辞格辨异(续)

- (一)“设问”种种74
- (二)对偶与排比83
- (三)反复与排比90
- (四)层递与排比99
- (五)回文与顶真、对偶105

五、拾零115

——补充介绍几个辞格

- (一)转类115
- (二)换义117
- (三)易色120
- (四)仿拟(附“引用”)124
- (五)拆词(附“析字”)129
- (六)互文135
- (七)错综138
- (八)飞白142
- (九)警策145

一、前 言

——关于“辞格”和辞格论

(一)什么是“辞格”

辞格，亦称修辞格。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是以修辞格命名的修辞学著作，内容也全是讲辞格。此后的修辞学著作，内容比唐钺的《修辞格》广泛，但是大都以辞格为重点。

什么是辞格呢？有几种说法可供我们参考。

一种说法是，辞格就是美辞法，即美化语言或使语言美化的方法。“辞格”这个术语是从英语 figure of speech 翻译过来的，有人译成“藻饰”，有人译成“美辞法”。

《辞海》（1979年版）说辞格是“积极修辞的各种格式”。所谓“积极修辞”，陈望道在他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里有说明，就是“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人”。

另外，有人给辞格下了一个定义，说“辞格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

这些说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辞格属于积极修辞，着重于语言的美化，即使语言表达生动有力。第二、既然属于积极修辞，

就意味着对语言着意加工；辞格是对语言着意加工而形成的修辞方法。第三、辞格是“各种格式”、“一些……特殊方法”，就是说，各种辞格都有一定的“格式”，有各自的“特殊”点。

看碧野《天山景物记》里的一段话：

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的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象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象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象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这段描写中用了好些辞格。“满是……”以下可以写成：“满是很高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绵延不断，十分耀眼而绚烂”，这样写就显得平淡，不及原文生动有力能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不难看出，作者是经过着意加工的，采用了一定的修辞手法：“高过马头的野花”、“象……织锦”、“象……彩霞”、“象……长虹”，是用另一事物来比譬本体事物，这样的“格式”叫比喻。“象……那么绵延，象……那么耀眼，象……那么绚烂”，三个分句结构相似、语气一致，成排比之势，这样的“格式”叫排比；其中在相应的位置上反复出现相同的词语“象”“那么”，这是“反复”格的一种——隔离反复。作者运用这些辞格，使得语言生动有力；这些辞格，都有一定“格式”，有各自的特点。

以上是关于辞格的一般特点，下面进一步明确一下辞格的学科性质。辞格是文艺学的对象，还是语言学的对象？

辞格是使语言美化的方法，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必须重视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美化，因此文艺学不能不重视辞格。历来的文谈、诗论没有不讨论辞格的运用问题的。然而，文艺学虽然十分关心辞格，却并不系统地研究辞

格，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辞格体系。因为文艺学是“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从而阐明其基本规律及基本原理的科学”（见《辞海》），辞格本身不是它的研究对象。况且，辞格不仅同文学作品有关，非文学作品对辞格并非漠不关心。王充的《论衡》是一部思想理论著作，却在不少地方表现出作者对辞格运用问题的关心，其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集中讨论了同辞格运用有关的问题。如“言尧、舜若腊与腊，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前一句是比喻含有夸张，后一句是夸张，作者王充称之为“增语”。增语有其修辞作用：“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愜于心”，所谓“快其意”、“愜于心”，也就是动人、生动有力。当然《论衡》也不是以辞格为其研究对象；举这个例子在于说明，辞格不止是同文学作品有关，不止是文艺论著才重视。一切言语作品（说话、写文章）都离不开修辞，大都需要不同程度地运用辞格，辞格属于语言运用的范围，只能是语言学的对象。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辞格的性质，从而划清辞格同非辞格的界限是必要的。

辞格不仅同文学作品有关，同一切文体都有关，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辞格对一切文体是一视同仁的。不同文体与不同辞格的适应性并不一样，这是我们学习和运用辞格时必须注意的。一般地说，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散文中，辞格用得最为广泛。且举张志民的诗《秋到葡萄沟》为例，以见一斑。

秋到葡萄沟，（比拟）

珠宝满沟流，（比喻）

亭亭座座珍珠塔，（迭字、比喻）

层层叠叠翡翠楼。（迭字、比喻、对偶）

轻些走！

“玫瑰紫”刚刚吃醉酒。（比拟）

且留神！

小心“马奶子”蹭身油。（比拟、夸张）

瞧！车车马马哪里去？（迭字、设问）

葡萄公社庆丰收。

听！园林深处什么响？（设问）

一曲欢歌拂绿洲。（比拟）

葡萄沟啊，葡萄沟！

葡萄沟横抹千山秀。（比拟）

葡萄沟啊，葡萄沟！

尝一颗葡萄心甜透。（夸张）

风吹碧浪香千里，（夸张）

葡萄沟风光瞧不够。

枝枝蔓蔓绕紫藤，（迭字）

缠住我心儿不让走……（比拟）

（二）辞格的研究

以辞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或学科，可称为辞格论。辞格论是修辞学的一部分。

唐钺的《修辞格》是我国第一部完全以辞格为对象的修辞著作。陈望道的《发凡》不限于讨论辞格，但以对辞格的研究

最为系统和周密。《发凡》以后的修辞著作或教材，大多以辞格为主要内容。可见，辞格论在历来的修辞学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我国古代论及辞格的著作很多，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当然，其中大部分算不上修辞著作，即使可以称作修辞著作的，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用语和体系往往不甚严密，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取分析的态度。《毛诗序》总结前人研究诗经的成果，明确提出“比兴”说；王充《论衡》多处讨论了同“夸张”有关的问题；董仲舒《春秋繁露》用大量例证说明“取譬”的作用，还论及“重辞”、“婉辞”、“微辞”、“温辞”等同辞格有关的修辞现象；唐宋以来谈诗、论文之风日盛，涉及辞格内容者尤多，其中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可谓集大成之作。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陈骥的《文则》有突出的特点，这里着重说一下。

《文心雕龙》成书早（约一千五百年前），论述全面而系统。涉及的文体广泛，有诗有文；而象同时代的钟嵘的《诗品》、宋人的《诗人玉屑》，虽为有力之作，却仅限于诗。它的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修辞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仅就同辞格有关的内容来说，该书亦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提出了不少有关辞格的名目，大多是专篇专论，自成系统，不同于许多诗话的那种杂糅性的散论。例如“比兴”篇讨论比喻和起兴，“夸饰”篇谈夸张，“丽辞”篇讲对偶，“事类”篇说引用，“物色”篇所论主要是摹状，其例又与选字有关，“隐秀”篇关乎警策，“谐隐”篇涉及讽喻，“声律”篇论及双声、叠韵，“明诗”篇提到“离合”（即析字）、“回文”。其二，注意讲清各

“体”的要点，不片面强调它们的修辞作用。这种指导思想十分可贵。如谈比喻，指出“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即强调比喻贵在贴切，防止比喻不伦。说夸饰，指出要“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若“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就是说用夸张是为了“喻其真”，要注意分寸。这些见解都相当精辟，今天仍然有其指导作用。

《文则》一书，篇幅不大，但有独到见解，不少地方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例如它把比喻细分为十种：(1)直喻；(2)隐喻；(3)类喻；(4)诘喻；(5)对喻；(6)博喻；(7)简喻；(8)详喻；(9)引喻；(10)虚喻。分得这么细，却不混杂，原因在作者注意了各类比喻的构成特点，例如“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诘喻”是比喻表反诘，“引喻”是比喻兼引用。这些独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辞格是有启发的。

唐钺的《修辞格》借鉴了欧美的辞格理论，又有现代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因之有较严整的学科体系。但由于这本书基本上是模仿纳斯菲《英文高级作文学》写成的，例句都是文言，书也只是薄薄的一本，因此影响不大。对后来（直到现在）影响最大的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发凡》成书于一九三二年。作者既注意借鉴国外的修辞学理论，又尤其重视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仅从给辞格建立名称这一点来看，作者说：“对于名称，也很慎重，大抵都曾经过仔细的考量，又曾经过精密的调查，凡是本国原来有名称可用的都用原来的名称，不另立新名。”《发凡》的最大功绩是建立了一个详备的辞格系统。它提出了三十八种辞格，好些格下还分若干“式”，若把每式也算一格，总共则有六七十格，分别归属于“材料上

的辞格”、“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和“章句上的辞格”四大类中，有纲有目，自成体系。

不能说《发凡》以后讨论辞格的修辞著作或教材完全依据《发凡》，但至少可以说《发凡》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的基础。《发凡》以后的修辞著作和教材，与《发凡》比较，变动情况主要表现在格目的增减、大类的变异、名实的更易三个方面。

《发凡》以后的修辞著作，总的情况是收列的辞格比《发凡》少。新增辞格极少，《发凡》原有而不收的却很多。不收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发凡》中有些辞格现在很少用了，如“藏头”之类，或者认为近于文字游戏，意义不大，如“析字”之类；二是认为《发凡》中有些辞格并不是或不再是加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方法，如“节缩”、“跳脱”之类。

《发凡》给辞格归并的四大类，沿袭者甚少。多数修辞书不立大类，把所要讲的辞格全部平列起来，黄伯荣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教材》)就是这样处理的。不依照《发凡》建立大类的原由，据估计是出于这样两点考虑：其一，划分大类的标准不易确定，辞格的归属难免可此可彼；其二，好些修辞书统共才讲了上十个或十几个辞格，没有立大类的必要。少数修辞著作建立了大类，如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但分类标准与《发凡》不同。《修辞学》说：“《修辞学发凡》辞格的分类，大体依据‘构造’，间或依据‘作用’”，而《修辞学》是“以语言因素和表现手法的关联性作标准”，类别自然也就不同；《修辞学》建立的是这样三大类：描绘式类，布置式类，表达式类。

再说变动的第三种情况——名实的更易。“名”，指辞格

的名称；“实”，指所反映的修辞现象。这方面的变动情况相当复杂，仅以《修辞学》同《发凡》作个比较，两书的格目及类别开列如下：

《修辞学发凡》（1979年新版）

（甲）材料上的辞格：（1）譬喻；（2）借代；（3）映衬；（4）摹状；（5）双关；（6）引用；（7）仿拟；（8）拈连；（9）移就。

（乙）意境上的辞格：（1）比拟；（2）讽喻；（3）示现；（4）呼告；（5）夸张；（6）倒反；（7）婉转；（8）避讳；（9）设问；（10）感叹。

（丙）词语上的辞格：（1）析字；（2）藏词；（3）飞白；（4）镶嵌；（5）复叠；（6）节缩；（7）省略；（8）警策；（9）折绕；（10）转类；（11）回文。

（丁）章句上的辞格：（1）反复；（2）对偶；（3）排比；（4）层递；（5）错综；（6）顶真；（7）倒装；（8）跳脱。

《现代汉语修辞学》

（甲）描绘式类：（1）比喻；（2）拟人；（3）较物；（4）连物；（5）夸张；（6）代替。

（乙）布置式类：（1）对照；（2）衬托；（3）对偶；（4）反复；（5）回环；（6）排迭；（7）层递；（8）联珠；（9）倒装；（10）错综。

（丙）表达式类：（1）同语；（2）反语；（3）撇语；（4）问语；（5）引语；（6）幽默；（7）讽刺；（8）双关。

两书辞格的名实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1）名异实同。如“拈连”——“连物”，“借代”——“代替”，“映衬”——“对照”，“设问”——“问语”。（2）名同实异。如《发凡》有“讽喻”一格，

“是造出一个故事来寄托讽刺教导意思的一种措辞法”。《修辞学》的比喻格按意义分为“正喻”、“讽喻”两类，讽喻是“含讽刺性的比喻”。例如“阎家祥……好象母猪打哼哼。”两书都用了“讽喻”这个名称，所指内容并不相同。(3)范围有别。如《发凡》的“排比”、《修辞学》的“排迭”，名称不尽相同，所指范围也有差异：前者不要求必须有反复成分，没有规定所由构成的语句必须在三个以上；后者要求“含有反复成分”，“必须是语句单位在三个以上”。

我们在学习教材和各种修辞著作时，要注意以上种种差异和变动，着重领会实质，不可望“名”生义。

上面简略介绍了历来辞格研究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修辞学者都同等重视辞格的研究。有的人十分强调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认为修辞学研究辞格，其地位相当于语法学研究词类和语句结构；这是一种极端。另外有人认为严格地说辞格属于文学创作或文章学的范畴，修辞学主要应研究平行同义结构或同义手段；这是另一种极端。多数人的意见是：研究辞格是修辞学的任务，但只是任务之一；修辞学不能限于研究辞格，应当加强其他方面的研究。笔者赞成最后一种意见。这一种意见并不认为辞格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不需要继续研究了，只是说修辞学不能限于研究辞格。辞格的研究有待深入；本书谈辞格辨异，就涉及到不少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 辨异的目的是和原则

本书主要是对辞格做些辨异的工作。

修辞教学要用实例说明每一种辞格的特点和作用，还要指导学生从成段甚至整篇文章中找出有关的辞格。在这样的

教学实践中，每每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各修辞著作和教材对许多辞格的解说不尽一致，好些辞格之间的界限不太明确。同一个例子，有的说属于甲辞格，有的说属于乙辞格。这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应该总结各家的认识，明确各种辞格之间的界限。所谓“辨异”，就是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把辞格辨异工作当作辞格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明确提出的是陈望道先生。他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指出，对于修辞方式应注意系统的研究。所谓系统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每式之内的系统”，另一个方面是“各式之间的系统”。作者举例说明什么是“各式之间的系统”：“再用藏词做例，我们不但应该明了藏词内部的各色情形，还应当明了藏词同析字、飞白以及譬喻、双关、回文等一切方式的同异关系。”这就是辞格辨异工作。经过辨异，明了有关辞格的异同关系，“对于各种修辞方式方才不会将同作异，将异作同。一个修辞现象到前，一看便能了然。”“应用起来，也可脱口而出，毫不踌躇。”（《修辞学发凡》第14页）

但是，言语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各人的认识总会有差别，因此，想通过“辨异”完全达到明确界限、统一认识的目的，那是很难的。达到这个目的，有赖于对辞格的深入研究，有赖于修辞学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广泛交换意见，反复切磋。这是长期的任务。辨异工作是这个任务的一部分，虽说不能完全达到上述目的，却是必要的。

我们想遵循这样两条原则。第一是面向实际。首先是语言实际。辨异时尽可能分析有关的言语现象，比较异同，不就定义谈定义，一般也不采取先做结论再举例证明的做法。其次是现有修辞著作的实际。读者是在学了别的修辞著作或

教材的基础上来读本书，辨异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对于有关著作的不同意见，或去或从，不能全无交代。

第二条原则是尽量不回避问题。辨异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似是而非或者既近乎此又类乎彼的现象，总之是难点、疑点所在。因此，辨异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找问题，找矛盾；尽量不回避问题应是当然的原则。解决问题却不容易，笔者得拿出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不一定成熟，办法不一定妥当，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以求得逐步解决这些困难问题。